

万象更新始于春

在中国人看来，只有度过历经数千年而韵味不变的春节才算真正过年。年，是一壶甘冽沁脾的陈年佳酿，人情、亲情、乡情尽在其中。为了过年，数亿人顶风冒雪跋涉在回家的旅途，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春运景观”。而当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上热腾腾、香喷喷的团圆饭，曾经的艰难坎坷便在亲人们嘘寒问暖中淡去，新年的美好憧憬在声声祝福中展开。

即将过去的牛年，中国人走得并不轻松。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发展遭遇新世纪以来最大的困难。面对严峻挑战，党中央、国务院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沉着应对，共克时艰，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及一系列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政策举措，使中国应对危机的步伐坚实有力，经济运行止跌回升，“保八”目标成功实现，国人为之自豪，世界为之瞩目。

每一次风险与挑战都是强者愈

强的契机。当中国经济大船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劈波斩浪率先驶出漩涡，被外国媒体称作“几乎成为照耀全球经济信心的灯塔”，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被世界上更多的人所认识、所关注，中国人民战胜危机的信心进一步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更加坚定。

冬去春来，带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初战告捷的豪情和夺取全面胜利的信心，中国人迎来了虎年春节。尽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寒气犹存，但春天的气息更加浓郁，初战告捷的好形势令人鼓舞。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令人振奋，中国人民对未来发展信心满怀。

一年之计在于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春节前夕一系列重大部署，清晰描绘了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的发展路径，关键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科学分析后国

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必然趋势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后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发展方式的冲击。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GDP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的是投资出口拉动、第二产业带动、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而境外市场的不确定性、全球能源资源供应日益趋紧的形势，都使这种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日益显露，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一次大范围的经济危机都是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前夜，危机催生的新的发展理念、管理模式、技术手段等，必然成为后危机时期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要适应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国际竞争，必须见事早、行动快，珍惜我们应对危机一年来积累的宝贵经验，用好我国经济率先走出谷底

的有利条件，积极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增强我国抵御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使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越来越高、空间越来越大、道路越走越宽。

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滚滚向前，不可阻挡；中国繁荣富强的脚步坚实有力，不会停滞。大踏步赶上世界潮流的中华民族，必将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改善民生为根本，在更广阔的领域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各国人民一道共建人类美好家园，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富有中国特色的贡献。

寒在梅中尽，春在柳上归。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中，凝聚着国人情感的春节更意味深长，喜庆祥和的年味将把春天的蓬勃生气传遍大江南北，亿万张笑脸预示着中国发展的又一个美好春天。（新华）

春节“申遗”能留住“年味”吗？

新闻焦点：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近日建议，将春节放在我国申遗的首位。他认为，春节申遗可以提高保护春节文化的全民自觉，促进中华民族四海一家的认同感与亲和力。

春节地位没有改变

为春节申遗，表达了专家学者对传统节日文化式微的文化焦虑。这个初衷可以理解，但春节作为中国最盛大、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仍然承载着民众举家团圆、喜庆的传统，春节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并未根本改变。（叶祝颐）

群众是文化传承主力

对于申遗，我们应该崇尚一种水到渠成的精神，将更多的精力用在如何发扬春节的文化底蕴和内涵上。只要春节文化能得到国人的强烈认同，又何必要申遗呢？毕竟，任何文化传承的主力都不是申遗之类的“认证”，而是身临其中感受文化价值的群众。（傅万夫）

年俗也要与时俱进

年俗只有与时俱进，将其固有的文化内涵与现代人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和谐地接轨，才能保持生命力和发展力。“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上能有“春节”这个条目固然好，但让子孙后代能在他们的时代背景下继续享受春节文化，才是最重要的。（张汉）

“恐归族”与“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团圆”、“阖家欢乐”是春节最重要的元素之一，也是中国人的传统。可近年逐渐增多的“恐归族”，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在春节时“缺兵少将”，“恐归族”也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

那么，“恐归族”过年的压力来自何方呢？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种：一恐“春运”太可怕，不论是天上的，水上的，还是陆地的，交通工具这时都显得“捉襟见肘”，不但人多受罪，价钱也会较平时高，有时需要托人才可弄到紧俏票。有些人已经形成心理障碍，想起“春运”的奔波之苦心里就发怵。二恐“红包”无底洞。一年辛苦挣得的钱，从银行中取出，也许还没有暖热，就要以“红包”形式派发给数都数不过来的“七大姑八大姨”等亲戚朋友们。而且“红包”数额逐年看涨，让许多工薪阶层心生怯意。三恐人情债太多。有些地方风俗不能随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礼节繁杂，饭局车轮战更是一个“累”字了得！四恐攀比受不了。回到家，见到亲戚朋友，难免问起哪里高就啊？如何发财？成家了没有？这些问题照实说吧，恐自己脸上不好看，又扫了人家的兴；不照实说呢，紧接着可能就会“红包”“出血”，让人左右为难。尤其是，有些游子给父母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说自己在外一切都好。可事实上并不尽如人意，回家则担心“美丽的谎言”“穿帮”、



“露馅”，所以，一年一度的盘问，仿佛轮回式的“梦魇”……

“恐归族”的出现，是对“回家”还是“不回家”做心理选择的结果，也是传统春节延续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现象，它的实质，是传统习俗与现代生活碰撞产生的火花在人们心理层面的折射。我们应该趋利避害，“一枚硬币两面看”。

一方面，“恐归族”的诞生，或者可以催生春节文化的新因子，如

果合理引导，会更加丰富春节文化的内涵，使古老的春节焕发出新的活力。既然恐归，那一定是有一种新的过春节方式。能不能让它成为更健康、更符合时代潮流的春节生活方式？比如叫上父母出外旅游，这不仅能够放松心情，开阔视野，还能让人在旅游中感受亲情的天伦之乐，可谓休闲与亲情兼得。比如“充电”，在别人整天做酒囊饭袋的时候，在书香中沉醉、润泽，显

然更益于身心健康。再比如做平时想做但是没有时间做的事情。从这些方面看，“恐归”有它的积极意义。

另一方面，“恐归族”的存在也提醒我们，有些春节习惯随着时代的变迁，是否需要改变？一年一度的“春运”能不能再变得轻松一些？家庭对游子是否要求过高？游子自己是否过于虚荣？

毕竟，春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我们不仅要传承她，还要创新她。“恐归族”的出现给我们提了个醒：现在的春节生活方式可能有陋习，有弊端，我们必须加以改进。从社会角度讲，应该大力倡导符合收入实际的春节消费，倡导亲情主导的春节文化，淡化春节的物欲色彩。从家庭角度讲，“恐归族”春节不回家，影响的并不仅仅是自己，还有他们的家庭。为自己，也为孩子着想，父母不要对子女寄予过高的期望，只要平安，只要是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就要从心里感到幸福，这种幸福子女是会感知到的。从“恐归族”个人来说，尽量消除心理障碍，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春节还是回家的好，陪伴父母就是在尽孝心，也可以减轻自身漂泊的孤独感。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家中温暖的亲情等待着您，家中也许并不丰盛但洋溢着爱的饭菜等着您，今年不行，明年怎么样？（王兰）

给的不是压岁钱是孩子们的快乐



孩子从家长手中接过压岁钱心情喜悦

最近几年笔者发现，春节期间，每当亲朋好友聚在一起谈压岁钱时，总是忙不迭地“前摇头，后摆手”——“算啦，算啦！抵消了，抵消了！都不要给啦！”于是，在一片附和声中，大人们该“出手”也不“出手”了，但孩子们却茫然而又无趣，只好讪讪走开了。

大人们可曾换位思考：这样一来，孩子们会怎么想？大人们给压岁钱的“麻烦”，与孩子们的快乐相比，谁更重要呢？

笔者犹记小时候讨压岁钱的经历。当时，一想到讨压岁钱，除夕夜兴奋得连觉都睡不着，生怕睡着了，总嘱咐父母早点喊自己起来。好不容易盼到年初一，天刚蒙蒙亮，就与哥哥一起利索地爬起床，走前村，穿后庄，欢天喜地地敲门、磕头、拜年……至今想想，仍回味无穷。

当下，物质生活比以前好了不知多少倍，可昔日讨压岁钱的那份快乐，对今天的孩子来讲，反而越来越远了。真替孩子们惋惜！对此，大人们要想想，自己是否太自私，甚至有些残忍呢？营造节日氛围，给孩子们制造快乐，本就是大人的责任啊！真希望今年的春节，孩子们能多一份讨压岁钱的快乐，而不是失望。所以，提醒大人们，在给压岁钱时，要该出手就出手，别太顾自己，不顾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孩子。（张良图）

10万返乡摩托大军，一路平安

春节前，由佛山、东莞、广州等珠三角城市返乡农民工组成的10万“摩托车返乡大军”，沿着321国道回老家过年。广东省2万多交警上街，疏导指挥，在雨雾等恶劣天气还专门用警车为“摩托大军”开路，沿途护送，同时还在路上设置专门休息点。（2月9日《南方日报》）

相信许多站在321国道旁的人会被一种力量感动。这是一股源自对家乡无限眷恋和向往的力量，如飞蛾对火的渴望一样深深地植入他们的血液之中。只是，与飞蛾的命运不一样，他们所扑向的，是父母妻儿的等待，以及由乡音、美食和难得的偷得浮生几日闲的休息所组成的幸福生活。他们一年漫长的365天里，百分之九十九的奔忙与疲倦，可能就是为这短暂的几天。

只有知道了这个原因，我们才能明白那10万艰难回乡路上的摩托大军，血管里流淌着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坚持，这是一种足以将任何困难和麻烦都摧枯拉朽压在脑后踏在脚下的一种力量。当然，这

种力量本身，也具备农民工们一以贯之的以消磨身体作为代价去争取的特征。骑着摩托在刺骨的寒风里奔袭百里千里，不是浪漫，是无奈。

这种无奈，也许只是一道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风景。它只出现在火车汽车的运力还不足以完全承载起人们回家的愿望，车票和回家的费用让辛劳一年的人们还觉得颇具压力，而城市的友善和平等程度还不足以让人们觉得它可以和家乡媲美的时候。相信这一切终究会随着软硬件条件的转变，而成为一个小小的细节，最终成为一个历史的片段。

也许我们记不住那10万大军中的任何一张脸，但我们记得住的，是组成这股摩托车流的人共同表情——对漫长路途的焦灼与离家越来越近的欣慰相交织；对前行路上将遇困难的担忧和对任何力量都难以逆转的前行冲动。这其实更像是一个隐喻，只有读懂了它，才能真正读懂那股车流连成的一个长长的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的密码。（曾颖）

